

【语言学】

论“分析性语言”研究眼光

戴庆厦 闻 静

【摘要】分析性语言的研究,有不同于非分析性语言的特点。对其方法论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深入地挖掘、分析语言的特点,而且还有助于语言学的研究。本文以汉藏语系语言为例,依据作者及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经验,论述为什么要提出分析语的研究眼光,指出分析性语言特点的种种表现,提取分析性语言研究的三个切入点,并归纳分析性语言研究操作的策略。

【关键词】分析性;汉藏语;理论;方法

【作者简介】戴庆厦,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社会语言学(北京 100081);闻静,北京华文学院专修部(北京 102206)。

【原文出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昆明),2017.5.1~8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云南跨境语言研究”(ZDZB201505);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2014CX01)。

一、为什么要提出“分析语”的研究眼光

以往研究语言,大多是根据语言的共性共同使用语言学普遍的研究方法,不太讲究针对语言的不同类型(分析性或非分析性,分析性、非分析性不同的层次)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这就出现一个不足:即语言中带有类型学的一些特点不易被发觉,未能从语言类型上去认识具体语言的特点。虽然,语言学家们也不同程度地注意到所研究的语言特点,如研究汉语的,注意汉语的分析性特点,研究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注意粘着语的特点,但并未有自觉的、系统的语言类型眼光。

我们在做汉藏语研究过程中逐渐体会到,要揭示汉藏语的特点,包括共时特点和历时特点,需要有分析语的眼光或视角,或者说要有分析语的研究方法。汉藏语系语言(以下简称“汉藏语”)都属于“分析性语言”(以下简称“分析语”),在语言特点上,包括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等方面都有自己不同于非分析性语言的特点。若能把握住语言类型的特点分析语言,就更有针对性,就能发现一些使用一般性语言研究方法所不能看到的新现象,也就能够揭示语言的深层特点。

举例来说,四音格词(又称“四音格连绵词”)的研究曾受到汉藏语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从构词、语音结构、句法特征等诸方面对四音格词的特征进行了大量的微观分析,发现了它不同于词类或词组的特征。但如果能够再从类型学的视角进一步分析研究,就会发现分析性语言的类型模式是大量产生四音格词的土壤或条件,使用分析性眼光就能发掘更多的四音格词的特点。四音格词大量出现在具有分析性特点的汉藏语、南亚语里,具有普遍性,而在形态发达的阿尔泰语、印欧语里则少见。为什么?因为分析性语言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词根多是单音节的,而单音节性语言特别讲究双声叠韵、音节成双的韵律和谐,容易生成四音格词。这一角度的观察,使我们对四音格词的生成条件有了新的认识。^①

又如声调研究的问题。世界的语言,有的有声调,有的没有。在亚洲大地,有声调的语言占多数。声调研究中蕴含了无数的“谜”,如为什么会产生声调,声调产生的条件是什么,世界语言的声调有哪些类型,声调是如何演变的。我们用分析性语言的眼光研究声调,发现声调的发达与否与分析性强弱有关,即分析性强、形态变化少的语言,如汉语、壮语、侗语、苗语等语言,声调相对发达,而分析性弱、形态变化多的语言,如嘉戎语、普米语等语言,声调相对不发达或没有声调。为什么会有这种蕴含关系?因为声调是一种表达意义的手段,只有表义需要时,才能出现。语言表义的手段有多种,如形态变化、声母韵母的数量、词的音节数量、元音的长短和松紧等。汉藏语分析性特点相对弱的语言,由于形态变化多些,声母韵母的数量相对会多些、多音节词的比例会大些,这些因素为表义提供了条件,不需要出现声调来补充;但分析性强的语言,由于形态变化少,声母韵母的数量相对少些、单音节词的比例大,这些因素不足以表义,需要用声调来补充,于是声调的产生发展具有了空间。如属于无声调的道孚语,形态变化多,声母有299个,韵母有58个;而属于有4个声调的哈尼语,形态变化少,声母只有30个,韵母也只有20个。通过类型的对比,可以解释汉藏语声调从无到有的演变过程。^②总之,声调的产生是在从简原则的作用下,语音系统自我平衡、调节的结果,即声韵系统复杂,形态变化丰富,声调则贫乏、数量少,反之,声调则相对丰富、发达。

再看看南亚语的情况。南亚语原是没有声调的语言,但后来由于形态大量脱落,向单音节性演化,开始产生声调。如:曼蚌索村克木语正处于声调萌芽状态,每个音节已有固定音高,促声韵音节读55调(ɬok⁵⁵“腿”),舒声韵音节读53调(kən⁵³“停止”)。^③但到了老挝琅南塔克木语,固定音高进一步发展为声调。它共有55、53、33三个调,促声韵音节读55调(pat⁵⁵“鸭子”),舒声韵音节读53调(klaŋ⁵³“老鹰”),33调来自浊声母(ŋɔ³³“害怕”)。^④

我们认为,研究分析性语言必须要有分析性眼光。分析性语言的调查研究,必然会有不同于非分析性语言的特点。我国分析性语言的种类繁多,半个多世纪以来,调查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若能增强分析语方法论的理念,必能有助于语言学的研究。

研究汉语的一些先知先觉们,早就意识到汉语分析性的特点,强调要有研究汉语的独立眼光。如朱德熙先生曾大声疾呼过:“现代语言学的许多重要观点是以印欧语系语言事实为根据逐渐形成的。采用这种观点来分析汉语,总有一些格格不入的地方。这是因为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最明显的是语法)有根本性的不同。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囿于常见,用独立的眼光去研究汉藏语系元音,就有可能对目前公认的一些语言学观念加以补充、修正甚至变革。”^⑤这段话说得多好呀!

本文以汉藏语诸多语言的语料为依据,依据作者及其他学者的调查研究经验,概括分析性语言特点的种种表现,并归纳调查研究分析性语言应采取的策略。

二、我国具有研究分析语丰厚的资源

分析性语言在世界语言中占有相当数量,并具有独有的特征。如果有主要针对分析语特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即有分析语研究的眼光,就能够更好地把握分析语的特点,挖掘更多的语言现象。这应该是语言学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中国的语言中,分析语的数量多于非分析性语言,蕴藏着丰厚的研究分析语的资源。根据《中国的语言》一书的语料统计,在所收录的128种语言中,分析语有89种,占语言总数的69.5%,非分析性语言有39种,占语言总数的30.5%。分析语中包括汉藏语75种,南亚语9种,混合语5种;非分析性语言包括阿尔泰语22种,南岛语16种,印欧语1种。^⑥

将语言分为不同的类型是人类认识语言的一大进步。早在18世纪,语言学家就已认识到语言存在类型的区别。德国古典类型学家洪堡特(1767-1835)主要根据语法把世界的语言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孤立语,并认为

语言有两个极端——汉语和梵语。孤立语又称分析语,与形态丰富的屈折语、粘着语——非分析语相区别。这一进步,为后来进一步认识世界语言的类型奠定了基础,一直延续了下来。

当代语言学的语法研究有三大模式——形式学派模式、功能学派模式、类型学学派模式。从类型学模式研究分析语的特点,揭示分析性语言的具体特点和演变规律,是当代语言类型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分析语有不同于非分析语的特征。其特征主要有:(1)缺少形态。所谓“缺少”,是指形态变化在语法手段中虽然都有一些,但所占比例较小,不同语言的形态也多少不一。如:藏缅语的形态比汉语丰富,藏缅语内部北部语言的形态比南部语言丰富;(2)单音节词根所占比例大,双音节词多由两个单音节词根构成;(3)语序比较固定,不能随意调换。如:主语在谓语之前,补语在述语之后,宾语有的在动词之前,有的在动词之后等。少量可以调换语序的要依靠助词的帮助,还要有一定的条件。如藏缅语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多在后,若要提到名词前要加助词,长修饰语移前的概率大;(4)虚词丰富,种类多。如表示句法关系的助词有定语助词、状语助词、补语助词、宾语助词、话题助词、连词、介词等,还有丰富的语气助词;(5)韵律丰富。是构词和组成句法结构重要的元素。分析语的构词韵律比句法韵律更为丰富。韵律手段有多种,以双声叠韵和双音节化出现频率最高。

在分析性语言的内部,分析特点的强弱还存在不同的层次。如:汉藏语的汉语、壮侗语、苗瑶语以及藏缅语南部地区的哈尼语、傣语、缅甸语等语言,分析性特征强些,而藏缅语北部地区的嘉戎语、安多藏语、普米语等语言,分析性特点弱些。语言研究可以通过分析语分析性的强弱比较,揭示语言的特点和演变规律。

三、提取分析语研究成果的三个切入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分析性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汉语的研究,虽然未能系统地从事语言类型学角度提出分析语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考虑到怎样针对语言的具体特点进行研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认识。因而,我们能够根据过去语言研究中的经验,对分析语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概括,更理性地依据分析语的特点进行研究。下面,我们谈几点供大家参考。

(一)根据分析语的特点提取研究成果

1. 根据分析性语音结构的特点,提取“声韵调分析法”,深入认识分析语演变中声韵调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

世界语言音节的分析大致有两种方法:一是辅音元音分析法;二是声韵调分析法。19世纪下半叶,随着音位学理论的建立,出现了音位分析法。研究印欧语、阿尔泰语的学者习惯使用音位分析法,把音节的音素分为辅音音位和元音音位两大类。但汉藏语和南亚语的学者大多习惯使用声韵调分析法,把音节分为声、韵、调三部分。这种习惯选择的差异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随意的,而与语言类型的差异有关,符合被描写语言的特点,也有助于揭示分析语语音的演变规律。

汉藏语等分析性语言,音节的划分虽有多种方法,但分为声母、韵母、声调三个层次更符合分析性语言的特点。从语感上看,说汉藏语等分析性语言的人们,早有把音节一分为三的语感。中国古代的诗歌、韵文、构词,都有双声押韵,说明说话人已具有划分声韵调的天然能力。语感,是产生声韵调分析法的基础。^⑦再从语音的演变上看,汉藏语等分析性语言的语音演变,大多表现为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互为条件。如声调的分合受声母清浊的制约,即清声母分出阴声调,浊声母分出阳声调,舒声韵分出舒声调,促声韵分出促声调。

2. 根据分析性语法结构的特点,提取“语义语法分析法”,有助于揭示分析语语法结构的特点

几十年来,汉语语法的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研究分析性的汉语要采用语义语法分析法,认为这是汉语语法

分析研究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分析性语言。这是因为,分析性语言缺少形态,句法关系许多要靠语义特点来制约,不弄清语义关系,就难以说清句法关系。

比如,景颇语的支配结构有加或不加宾语标记phe²⁵⁵两种形式,加或不加主要由语义决定。主要有以下3个语义条件:一是宾语若是能发出动作行为的,因为会与主语发生谁施行动作行为的混淆,一般要加宾语标记。例如:

fɪ³³ sã³¹ ʒa³³ phe²⁵⁵ tsun³³ tan⁵⁵ sai³³.

他 老师(宾助) 告诉(句助)

他告诉老师了。

kui³¹ khje³³ kui³¹ tʃaŋ³³ phe²⁵⁵ ʃã³¹ tʃut⁵⁵ nu²⁵⁵ ai³³.

黄狗 黑狗 (宾助)追 (句助)

黄狗追黑狗。

二是如果是结构复杂的短语做宾语,为了增强表达的清晰度可加宾语助词,但也可不加。例如:

naŋ³³ sã³¹ ʒa³³ ni³³ tsun³³ ai³³ ka³¹ phe²⁵⁵ a⁵⁵ tsom⁵¹ ʃa³¹ mã³¹ tat³¹ u²³¹!

你 老师 们 说 的 话(宾助) 好好地 听(句助)

你好好听老师们的话!

三是如果宾语移至主语之前,为避免与主语相混,要加宾语助词。例如:

fɪ³³ phe²⁵⁵ ko³¹ ŋai³³ n³³ kam³³ kã³¹ ʒum³³ n³¹ ŋai³³.

他(宾助)(话助) 我 不愿意帮助 (句助)

对他,我不愿意帮助。

不加宾语助词的是多数。例如:

ŋai³³ ʃat³¹ ʃa⁵⁵ ŋa³¹ n³¹ ŋai³³.

我 饭 吃 在(句助)

我在吃饭。

fɪ³³ sã³¹ ʒa³³ tai³³ sai³³ ta²³¹.

他 老师 成(句助)听说

听说他成了老师。

naŋ³³ nam³¹ si³¹ sa³³ mã³¹ ʒi³¹ u²³¹!

你 水果 去 买(句助)

你去买水果吧!

但同属于宾语是OV型的非分析性语言,使用宾语标记则带有强制性。如朝鲜语的宾语标记则普遍要加,不受语义的制约。同样,俄罗斯语靠宾语的形态变化表示支配关系,但除了中性名词可以不变外,都要有宾语的形态变化。

(二)通过分析语与非分析语的对比提取研究成果

分析语与非分析语在特点上各有自己的系统。通过二者的对比,能够发现分析语的一些不同于非分析语的特点。

1. 抓住重叠手段的分析深化语法结构的研究

重叠是分析性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语言都有重叠手段,其丰富手段和重叠的句法

作用是印欧语和阿尔泰语所不及的或不同的。

分析性语言依靠重叠手段表示不同的句法意义和词汇意义。例如景颇语的各类实词可以重叠,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代词、状词、貌词等能重叠,甚至部分虚词也可以重叠,如连词、副词等。重叠的句法作用有:名词重叠可以做话题主语,动词重叠才能做状语,形容词、副词的重叠可以表示性状加深,量词的重叠表示“逐一”,宾语助词重叠表示强调等。

汉语的词类也是富于重叠的语言,是印欧语人学习的难点。汉语很多方言有许多有特点的重叠形式,如闽语仙游话,“猴猴”是“形容像猴一样瘦的样子”,“纸纸”是“形容像纸一样薄”。又如湖北襄阳话,量词重叠可以表示小量义,如“一勺勺儿药”、“一撮撮儿头发”、“一碗碗儿米”。动词重叠可以表示多种句法意义,如可表示动作的反复或持续,例如“这肉煮煮就烂了”,“自己游游都会了”;可以表示动作的状态、方式,如“他歪歪甚尼过来了”、“她急尼哼哼甚尼”;还可以具有背景化的作用,如“玩玩玩到一起了”、“看看看睡着了”。分析性语言存在大量重叠的形式,其土壤是单音节性和韵律。

2. 揭示韵律的分析,有助于认识分析性语言的特点

分析性语言由于具有词根性的特点,又有双音节化的语音形式,所以容易出现各种类型的韵律。韵律多出现在构词中,称“词法韵律”,还出现在句法结构中,称“句法韵律”。韵律形式有多种:有双声叠韵、双音节化、元音和谐、重叠等形式,不同语言各有不同的韵律形式。如景颇语的构词有5种韵律形式:元音舌位高低和谐;音节前弱后强;双声、叠韵、谐韵;双音节化;重叠;主要动词的背景其延音。

汉语的韵律特征在分析性语言中是超强的。著名的韵律学家冯胜利曾指出:“双音动词一般不能支配一个单音成分”。^⑧但分析性不及汉语强的哈尼语、景颇语等,则不受此规则的限制。例如:

汉语	种花(*种植花)	读书(*阅读书)
哈尼语	a ⁵⁵ jɛ ³³ ɕa ³³	so ³¹ ʃa ³¹ dzo ⁵⁵
	花 种	书 读
景颇语	nam ³¹ pan ³³ khai ⁵⁵	lai ³¹ ka ³³ thi ⁵⁵
	花 种	书 读

非分析性语言虽然也有韵律,但大大不及分析性语言强,特别是构词韵律主要是元音和谐,而且还缺少双声叠韵及双音节化的韵律手段。如维吾尔语缺少双音节化格律,句法音节数的多少不受限制,双声叠韵也少。

能否求出这样一条规则:分析性越强的语言,韵律越丰富?

(三)通过分析语内部不同语言的差异对比提取研究成果

分析性语言内部存在差异,差异包括不同特点、分析性强弱等,这是分析性内部的小类型。通过分析性内部差异的比较,也能获取语言研究成果。

1. 连动结构丰富与否与语言的分析性特征有关联

藏缅语北部地区的语言,如藏语、羌语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连动句,而南部地区的彝语支存在大量的连动句。这可能与南北语言形态发达程度的不同有关,分析性越强的语言越易产生连动句。

2. 述补结构存在不同的层次,与语言分析性的差异有关

述补结构虽是人类语言的共性,但其丰富性不同。其丰富性的差异,受语言类型差异的制约。大凡是,分析性越强的语言,述补结构越丰富。藏缅语族语言就是这样。藏缅语述补结构的丰富程度存在三种类型:一是句法中无述补结构,如嘉戎语、独龙语、羌语等形态特征较多的语言,用别的结构或形态变化表示述补结构的语义;二是有述补结构但不发达,只有少量的述补结构;三是述补结构比较发达,如彝语、缅语、景颇语等分

析性较强的语言,都有丰富的述补结构。这一类里面,景颇语由于分析性不及另外的语言强,所以述补结构也没有其他语言丰富。^⑨

与汉语相比,藏缅语的述补结构没有汉语发达,这是因为汉语的分析性比藏缅语强。拿景颇语与汉语比较,汉语许多述补结构在景颇语里不用述补结构表达,或用别的结构或用单个词表达。例如:

看见	mu ³¹	杀死	sat ³¹
看好	kã ³¹ tʃa ³³ ai ³³ khu ³³ mu ³¹	杀光	ma ⁵⁵ khɜa ³¹ sat ³¹ kau ⁵⁵
好	的(助)	看见	全
			杀掉

再把眼光转向属于粘着语的阿尔泰语。阿尔泰语普遍缺少述补结构。汉语的述补结构译为阿尔泰语时都要改装为别的结构。以哈萨克语为例,哈萨克语用4种方式对应表达汉语的补语:(1)用状语对应表达;(2)用动词谓语句对应表达;(3)用助动词对应表达;(4)用形动词作间接宾语或状语对应表达。^⑩

3. 语言分析强弱与格范畴的使用呈负相关

由于语言分析性的强弱不同,格范畴的显赫程度存在一定差别。格范畴虽在藏缅语中普遍存在,但南部语言存在明显差异。如藏缅语代词有主格(施动格)、宾格(受动格)、领格三种格形式,代词的格形式由北向南在严整程度上呈弱化趋势。藏语支、羌语支语言用声母、韵母的变化或用后附词缀来表示主、宾、领格;缅语支、彝语支则主要以韵母和声调变化来表示,有的以词缀来表示。孙宏开指出藏缅语中人称代词三种格形式最古老的应该是声母(辅音)屈折形式,也是最严格的格形式;其次是韵母(元音)屈折形式,是较为严格的格形式;声调高低变化的形式是藏缅语代词格语法意义即将处于消失的前兆,是最不严格的格形式。^⑪

又如,提取藏缅语关系从句关系化名词性成分时,能够看到是否使用格策略在南北语言间存在显著差异。形态发达的藏缅语北部语言,拥有丰富的名物化词缀(或助词),不同的词缀(或助词)代表不同的格范畴,用于表示关系化与之对应的句法成分。关系化后的名词性成分在小句中的句法位置,通过名物化词缀(助词)得以明确表达。如阿依语使用不同的名物化词缀提取不同的关系化成分,za⁵⁵用以提取处所宾语,su⁵⁵用以提取实施主语,dem⁵⁵用以提取工具宾语,以“砍柴的……”为例。

ɕwŋ ⁵⁵ ua ³¹ za ⁵⁵ 砍柴的地方(森林)	ɕwŋ ⁵⁵ ua ³¹ su ⁵⁵ 砍柴的人(樵夫)
柴 砍	柴 砍
ɕwŋ ⁵⁵ ua ³¹ dem ⁵⁵ 砍柴的工具(柴刀)	
柴 砍	

与北部地区不同的是,藏缅语南部形态欠发达地区的语言大量采用关系化助词作为标注手段,在关系化句法成分时多采用空缺型的无格策略。以景颇语为例,关系化助词与名物助词ai³³形式统一,可用在多种关系化成分的前置从句中。除关系化比较宾语、领属语时采用了代词保留策略外,其他关系化成分都采用了空位(在句中用“Ø”表示)的无格策略。例如:

Ø mā³¹khoŋ⁵⁵khoŋ⁵⁵fã³¹ʒoŋ⁵⁵ai³³la³³fã³¹n⁵⁵ta⁵¹wa³¹mã³³sai³³.
 歌 唱 喜欢 (助) 男孩 家 回 (句尾) (关系化主语)
 喜欢唱歌的男孩回家了。
 fã³³Ø fã³¹tu³³ai³³fã³¹khut³¹sai³³.
 他 煮 (助)饭 熟(句尾)(关系化宾语)
 他煮的饭熟了。

fi³³ŋai³³pheŋ⁵⁵Ø tfo³¹ja³³ai³³na³³ji³³fã³¹mat³¹kau⁵⁵sai³³.

他我(宾助)给给(助)表丢掉(句尾) (关系化间接宾语)

他送给我的表丢了。

kã³¹na³³fã³³thaŋ³¹kɔau³³tsɔ³¹ai³³num³³fa³¹wa³¹mat³¹sai³³.

姐姐她(方助)更高的女孩回(助动)(句尾) (关系化比较宾语)

姐姐和比她高的女孩走了。

作为名物化方式之一的词缀应是最早的关系从句的标注形式。随着语言分析性特征的增强,具有独立语音形式的名物化助词功能不断扩展、增殖,在关系化过程中,有格策略的使用也随之趋向淡化。因此,语言的分析性强弱与格策略成负相关。即分析性越强,有格策略的使用越受限制;而语言的分析性越弱,有格策略的使用却越广泛。^⑩

四、“分析语”研究眼光的操作策略

了解分析性眼光的重要性还不够,还要具有一定的操作能力。这里根据作者的研究实践,提出一些观察点。

(一)针对具体语言提取观察点

要善于观察,提取能够反映分析性特征的节点,从中发现语言特点和语言规律。

1. 从语法中提取分析性特点

(1)分析复合词的特点,估计双声叠韵、重叠在构词中的地位。看构词是否有双音节化倾向。注意考察分析并列复合词,看存在哪些组合规则。

(2)归纳构形的形态成分有多少,有什么特点,看是否典型。

(3)确定四音格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并分析其类型、构造。

(4)分析哪些实词有形态变化,表示哪些语法意义,其语音变化形式有哪些。

(5)动词有无人称、数、时、体貌、方向、互动等语法范畴,语法手段是什么。估量其丰富程度。

(6)使动词的状态如何,有无屈折式的使动词,有多少,语音形式是什么。分析式有多少,使用什么语法手段。屈折式和分析式的比例如何。

(7)代词有无格变化。

(8)量词发达与否,有哪些类别,特别是个体量词发达与否。

(9)结构助词有哪些类别,是否丰富。

(10)语气助词有哪些类别,是否丰富。

(11)短语有哪些类型,各类型有何语法标记。

(12)支配结构有无语法标记,若有,是强制性的,还是有条件的。

(13)动补结构是否发达。不发达的有什么特点。

(14)连动结构的特点是什么。

(15)有无被动句。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语法形式,没有的话用什么表示被动语义。

(16)有无把字句。如果有的话是什么语法形式,没有的话用什么表示“把”字义。

(17)是否是话题句语言,话题的标志是什么。

(18)差比句的特点是什么。

(19)双宾语是如何构成的。

(20)疑问句的语法表达手段有哪些,有无反复疑问句、重叠疑问句。

(21)复句的构成有什么特点。

(22)复句的连接词是否丰富,其位置如何。

2.从语音中提取分析性特点

(1)分析词的音节数量,包括单音节、双音节、多音节的数量及比例,以及不同词类音节数量的比例。

(2)声母状况。是否发达,有无复辅音声母。

(3)韵母有哪些类型。复元音韵母、辅音韵尾是否发达,

(4)有无声调,声调属何类型。

(5)有无长短元音、轻重音、弱化音节。

(6)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强弱如何。

(7)语音变化与语法、语义的关系如何。

(二)明确主攻点

通过类型学视角研究语言,其主要目的是扩大、加深对语言特点的认识。语言内容无非是两大块:一是语言使用功能特征,二是语言结构特征。语言结构特征包括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分析语眼光有助于研究者发现、解释分析语的共时特征和历时特征,能够揭示语言结构中只有通过语言类型对比才能被认识的现象。

探讨这一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分析性眼光,深化分析性语言的研究,避免语言研究方法论上的泛化。

注释:

- ①戴庆厦,孙艳.景颇语四音格词产生的机制及其类型学特征[J].中国语文,2005,(5).
- ②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声调研究[A].戴庆厦文集(第二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
- ③戴庆厦.勐腊县克木语及其使用现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92.
- ④戴庆厦.老挝琅南塔省克木族及其语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 ⑤朱德熙.汉藏语概论序[A].马学良.汉藏语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⑥孙宏开等.中国的语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5.
- ⑦戴庆厦.论汉藏语的声韵调分析法[A].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C].1996.
- ⑧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5.
- ⑨戴庆厦,黎意.藏缅语的述补结构——兼反观汉语的述补结构[J].语言研究,2004,(4).
- ⑩成燕燕.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语语法教学难点释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5~47.
- ⑪孙宏开.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J].民族语文,1995,(2).
- ⑫闻静.藏缅语标记型关系从句的多元构式及其演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3).